



周日名采

哭

亦舒在這一期《明周》的專欄寫《哭》，回想自己，從小就被叫為一個不哭的小孩。的確，我不記得小時什麼時候哭過。

見到哭得很厲害的，是媽媽的嚎聲大哭，事後知道接了一封信，是大舅在大陸被槍斃了。大舅是潮州金山中學的校長，開除過一個流氓學生，這學生當了紅衛兵便回來報仇，當年一個小頭目，就有殺人的權力。

後來就一直沒有哭過，學生時在海外吃了不少苦頭，也偷偷獨自流淚，那不算哭。真正哭，是在海外得知書法老師馮康侯先生仙遊，哭得厲害。

更大的一次，是家父逝世，我們兩人的感情可以說是最好的，當天早上，我哭得很大聲，哭得驚天動地，哭得鄰居都感到我的悲傷。

之後，再也不哭了，家母是一個做所有事都有準備的人，她連自己的死，都安排好不讓我們傷心，先是不管事，接着不問不答，再來就是一片空白。我們做子女的眼淚分開次數流，到她老人家真正走的那天，大家反而是平靜的。

最易發怒的人是曾希邦兄，也最容易哭，什麼事都是大哭一番。他是我朋友中最愛哭的，雖然我沒有親眼看見過，都是由他的書信得知。我們分開的時間多過相聚，互相交換文字的次數，除了家父之外，就是他了，尤其是我向馮康侯老師學書法時，他在信上表示非常之羨慕，我回信說不要緊，學到什麼，寫什麼給他看，結果是禰紹燦師兄、我和他成為了馮老師的三名學生。

希邦兄走時，我也哭過。黃霑兄死去，倪匡兄和我都沒哭，只是憤怒，憤怒上蒼為什麼讓他那麼年輕就死去。記憶之中，倪匡兄是一個唯一不哭的人，在他父親的葬禮時也笑嘻嘻。當然他不是凡人，他是外星人，外星人是不哭的。

其他的，就是看別人了，在銀幕上看得最多。私底下，是女人哭得最多。我真的不喜看女人哭，尤其是她們一酒醉，就要哭，在邵氏和嘉禾那幾十年中，不知有多少明星在我面前哭倒，我即刻想的，是如何逃之夭夭。

愛哭的人，我推薦幾部電影讓他們自己哭個飽，不必麻煩別人。第一部是一九四六年拍的《The



插圖：MEILO SO

Yearling》，國內譯名為《綠野恩仇記》，真實與恩和仇無關，是一部少年的長成和一隻小鹿的故事，非常之感動人，當觀眾看到小鹿被人道毀滅時，沒有一個不哭的。

第二部叫《All Mine To Give》1957，中文名已忘記，故事講一個溫暖的家庭，父母生了六個子女，悲劇發生，家長相繼死去，社會要迫著其他人收養這些孤兒，由長女把弟妹們一個一個送到別的家庭。

看這部戲的人沒有一個不哭的，邵氏公司要開發馬來亞市場時，叫我去安排，當年的劇本沒有好得過抄別人的，因為製作費不允許請人創作，也只有抄，什麼比得上抄這部戲呢？桂治洪和我去了吉隆坡選角，當地工作人員集合了一群小孩來試戲，我們五個五個叫來演，說父母死了，你們怎麼反應？

哈，一群天生會演戲的小孩就那麼大叫大哭，其中一個最聰明，忍住淚，用手去挖泥土，要把埋在地下的父母叫回來。經他那麼一演，別人沒哭，弄得導演桂治洪和我這個監製先哭出來。

人生苦短，到了我這個階段，已盡量避免傷心流淚的事，所以看電影或電視片集，首先要避免哭哭啼啼的，最好是開機關槍大殺一番，那些擠人眼淚的讓別人去看。但一看到韓國片，雖然說打打殺殺，也非加一段擠觀眾眼淚的不可，韓國人有愛哭的傳統，他們的個性都是至情至性，哭一場才能過癮。

當年在韓國舉行的亞洲影展之中，所有劇情片都是悲劇，死人最容易惹哭，而人死都在醫院裏面，我做評審，記者問我這個影展的特點在那裏？我回答說，不應叫亞洲影展，叫亞洲醫院才對。

早期韓國電影並不先進，戲院上的都是香港戲或是台灣戲，哭哭啼啼我們最拿手，台灣戲被瓊瑤小說改編的佔去一大部份，當倪匡兄遇到瓊瑤時，他把小說人物怎麼死的一個個說出來，讓瓊瑤佩服得流眼淚。

天真的嬰兒是一個最可愛的生物，但是你有沒有遇到他們哭起來呢？不是一陣子，而是那種飛機坐多久，他們就哭多久。那時真想把窗口打開，從高空把他們扔出去。這種念頭，我相信都會閃過的。

一報

mcwriter@apple.com
逢周日刊登

蔡瀾